

何腾江最美儿童文学读本

何腾江◎著

与我同名的

男孩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何腾江最美儿童文学读本

何腾江◎著

与我同名的

男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我同名的男孩 / 何腾江编. -- 乌鲁木齐: 新疆
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69-7786-7

I. ①与… II. ①何… III. ①童话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6955 号

与我同名的男孩



责任编辑: 吴晓霞
责任校对: 李 瑞
封面设计: 党 红

责任复审: 王英强
责任决审: 于文胜
版式设计: 君阅书装



作 者 何腾江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www.xjdzxy.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7786-7
定 价 28.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 (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少年的梦想会成真（自序）

昏黄的台灯下，少年裹着厚厚的毛衣，如炬的眼神在纸面游过来，又游过去，像一尾鱼儿，轻盈地划过水面。他有时向手心呵一口气，因为天气实在太冻了，手有点麻，笔头却行云流水般泄出一行又一行稚嫩的文字……

夜色深不见底，一到冬天，雾就一层一层的铺天盖地，罩在整个屋子里外。少年全然不觉，他的内心燃烧着一团一团的火，他要呐喊，他要抒情，他恨不得把心中所有的爱和所有的恨都在这一个夜晚倾泻出来……

这是 1995 年前后一个冬天的夜晚，少年坐在雷州半岛一个小镇的屋子里，把少年的梦想写在了故乡的一棵又一棵榕树上。他梦想着有一天，他也能像榕树上栖息的每一只鸟儿一样，自由飞翔，尽情歌唱。

这个少年，就是我。我时常想起少年时的梦想，也时常跟我的少年朋友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很多时候，我时常不明不白地陷入一片又一片无边的忧伤里，这种忧伤像藤条一样悄无声息缠绕在树上一样的绑在我的

身上，稍不留意，就被绑得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这种无助，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一直侵蚀着我，无以言表。

排解这些忧伤，唯有读书。初中时，学校里貌似是没有“正常”的图书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几乎没有见过它的模样，也没有从图书馆借过哪怕一本书。所有的课外书，也许仅限于同学间传阅的一些“杂书”。而这些“杂书”给我带来了什么，如今看来已经是忽略不计了。唯有深刻记忆的，恐怕就是我在《我的文学苦旅》中所写道的这一幕了——

学校里的一位叫陈黎健的语文老师，在初二期末试的语文评卷中，读到了我的一篇跑了题的作文后，还是百般宠爱地赞赏道：“腾江是一颗有希望的文学苗子。”之后，他把我“传呼”到他的宿舍，与我亲切交谈了不少关于文学方面的知识，并塞给我三本散文诗集。怀揣着这三本书回到家后，我便顾不上吃饭，痴痴地读起来。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作品有如此大的魅力与生命力。像雪花、露珠、贝壳等平平凡凡的事物，在诗人的笔下，被幻化成有灵性的东西，并被赋予了生命力。我尘封已久的心灵仿佛一下子充塞了什么似的，澎湃不已，激动不已，好像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出来……我的感觉，如同沉睡了万千年后突然醒了过来一样，世界上的一切看起来有点陌生，又好像很熟悉。我好像寻找到了生命的支点，激动地狂喜开来，之后我便沉醉在散文诗之中。每每品读完一章散文诗后，我心中总会闪现灵感的火花，涌现着创作的欲望。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颗梦想的种子在少年的心里开始萌芽。如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工工整整地将一篇又一篇文章抄写了一本硬皮笔记本上，并起好了书名，在陈黎健老师骑着自行车经过我家门口时，将笔记本毕恭毕敬地拿给他看。这种虔诚的神情写意在一个少年的脸上，您读懂了吗？

出版这套4本《何腾江最美儿童文学读本》，许多的文字写的就是这个少年的梦想——虽稚嫩，却真诚；虽青涩，却珍贵。

我知道，我的读者不多，偶尔不小心买到我的书，我很感激，就像小时候站在街边卖糠时，每有顾客过来帮衬，我都觉得这个人很善良，很可爱。这么说来，我的读者也很善良，也很可爱。他们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也正是有了这些衣食父母，我的书一本又一本从书店货架走向家庭书架，一本又一本从网站溜进你的家。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小孩捧着它读啊读……每每想起这些场景，我既激动又不安，担心这本小书会令他们失望，担心哪一个词语，哪一段话，我还没有写好。

我的不安总是缠绕在心头，但每每看到读者鼓励的话，我又觉得不安是多余的。一位素不相识的网友在当当网上买了我的书《天空有没有路》后留言道——

这些淳朴的文字像微微细雨，轻轻地从天空中纷纷扬扬落下来，滋润心灵。他的文字普通却又朴实，纯洁而又富有童心。

如果你生活在城市，它会把你带到真实的乡村世界。在那里，一只牛、一只狗、一只小鸟，再加上几个孩子，在何老师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个个令人感慨的故事；如果你生活在乡村，那么他笔下的一人一物，更令你感到亲切。

被人表扬总是高兴的，我就是个渴望表扬的孩子。回想我的学生时代，我多么希望作文被老师当成范文来读，我多么希望发试卷时，最后一张就是我的，因为老师常常将最高分的那张试卷留在最后。

留在最后的，一定是最好的。就像少年时代，我们有一个又一个梦想，坚持到最后的梦想，一定是最好的，也一定会成真的，不是吗？

目录

少年的梦想会成真（自序） /001

第一章 那一季的花季开始忧伤 /001

那一季的花季开始忧伤 /002

不再沉默的水库 /017

那一年的秋雨无声飘落 /036

生命的接力 /051

第二章 与我同名的男孩 /059

雨季的故事没有主题 /060

秋雨不再蒙蒙 /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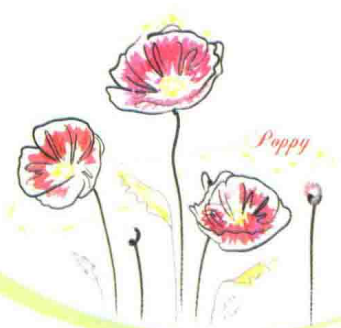
与我同名的男孩（外一篇） /078

是谁拆掉了 12 岁的花季 /086

坚持“自我” /121

第一章

那一季的花季开始忧伤



那一季的花季开始忧伤

—

天开始灰暗下来的时候，一层又一层薄雾裹着远山，横在教室的窗外，老吴还在讲台上解析他的几何题。随着一阵又一阵清脆且规律的铃声响起，教学楼的楼道传来了零碎杂乱的脚步声，同学们争相奔回宿舍或家里……

零乱的脚步声中，时不时夹杂着一些爱搞恶作剧的“调皮鬼”凄厉的叫喊声。教了我们数学快一年的老吴滔滔不绝的讲解就这样戛然而止……这时，我们清晰地看到，老吴脸上写着一种愤恨的表情。

其实，大家都不喜欢老吴的课，而我，不仅不喜欢他的课，对他也是深恶痛绝。老吴常常拖堂，无休止的拖堂让我不得不在回家的时候小跑一段路，否则买不到晚饭的菜不说，晚自修有时也赶不上了。

在一阵凄厉的叫喊声过后，老吴的思维再也接不上了，

手停在半空，目光呆滞，欲言又止，所有的表情似乎都定格在那一瞬间。老吴呆呆地站在讲台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摆一摆手：

“放学了！”

那一刻，我们尽管在心里谢天谢地谢那个“调皮鬼”的凄厉喊声，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敢装出冲锋陷阵的姿势，而是幸灾乐祸地等着老吴收拾讲义，迈着蹒跚的步伐，慢吞吞地踱出教室后，我们才悄悄地从教室后门绕道冲出去。



而我也跟在小晓的后面冲出教室，匆匆忙忙地赶回家。

严格来说，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那里只是乡下的父母为了让我们安心在镇上读书而建起的一幢简陋的房子。在这间房子里，二哥与姐姐走进了大学学堂，而我与四哥，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接班人”。

那时，我在古镇一中，四哥在古镇二中。

因为二中离镇中心较远，四哥每天早上都踩着一辆褐黄色的小型自行车，穿过人声鼎沸的菜市场，然后从镇中心一直踩到郊外六七公里处，那里便是新建的二中。这路程，说远也并不远。那时的四哥，血气方刚，踩车就像赛车一样，也就半个钟头的事儿。我则在离家不远处的一中就读，来回只不过是十来分钟。家务，自然而然落在我的身上。

其实，家务之所以落在我的身上，也并不全是因为路程问题。那时的四哥叛逆，十足的坏小孩，明显不比我乖。

家与一中之间，正好隔着古镇二小。我每天6点半就怀揣着几本课本，穿过二小空旷的操场到达学校。早晨的天与傍晚的天如出一辙，都是土灰土灰的。每每踩着孤独的脚步声穿越空旷的操场时，明显没有四哥踩着自行车穿越嘈杂的菜市场一样热闹。这时，土灰土灰的天布满了薄雾，雾从远山飘来，裹着我的整个花季，少年的心开始慢慢变得忧伤。

二

我开始注视那个背影是从这个空旷的操场开始的。

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正低着头赶路。我要赶在早上7点钟前到达教室，把门打开，我是班里唯一管钥匙的学习委员。

就在我匆忙赶路的时候，我忽然抬了一下头，然后就看到了前方大概十来米的地方，也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匆忙地赶路。那时候，我睁着眼睛盯着前方，因为在这个空旷的操场上，我是唯一的赶路人。我不相信，这个时候会出现她。

我看得出她是扎着小辫子的漂亮女生。她走路的姿势，仿佛模特走T台，一抬脚，一落步，都掷地有声，起落有序。于是，我放慢了脚步。

她似乎并没有觉察得出我跟踪在她的背后。她依然踩着轻盈的步子，两个小辫子跟着脚步的节拍摇来摆去。我想这就是一个少女的花季。

我停下了脚步，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她的背影下，一直看着她，穿过空旷的操场，回到教室。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这所小学读六年级，而我正好上初一。

回到教室的时候，出奇的是小晓也到了，等在门口。

按理来说，他平时并不这么早。看到我疑虑的眼光，他低下头，说：“不好意思，我来早了。”

“不好意思的是我；我来迟了。”我跟小晓客气了起来。

同班都快一年了，我跟小晓能讲的话也没有超过三句。

前两句分别是我到他的桌子旁收作业本时提醒了一下他“下次的作业记得叫家长签名”和在我登记迟到的同学名单时，问了他的名字是先“小”后“晓”还是先“晓”后“小”。

我们平淡无奇地完成了这次对话后，各自回座位上，又各自拿出语文书，开始默读文言文——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早读课的朗读声开始起伏的时候，老吴又踱进了教室，也跟着我们读了起来。可是，他一开腔，原先那些起伏有致的声音都



停了下来，仿佛川流不息的大道上所有的车辆都靠边停，让应急车呼啸而过。

老吴并没觉察到什么，依然陶醉地念着。我们都知道，教数学的他，最迷恋的其实是最难以背诵的文言文。

孑然一身的老吴似无牵挂，不仅上课无休止的拖堂，教数学的他也参与到语文科的早读课上来，以致我们班上的早读课，时常有两个老师穿梭在其间。

三

四哥每天穿过小镇的菜市场往返家与校之间，可他从来不买菜。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他总是谈不拢，但我又不能像他那样吊儿郎当，自然而然包揽下这些活儿。于是，从放学的那一刻开始，我便要马不停蹄地奔回家，扔下书包，再马不停蹄地奔向菜市场。

在我看来，背着书包去买菜，那是在青春期最丢脸的事儿。我担心在买菜的时候，撞上班上哪个女同学，这样我将无地自容，就像我们这些男生，每每在体育课上围绕操场跑步的时候，即使谁的鞋子掉了，也都宁可若无其事地光着脚丫跑完，也不愿意停下来捡鞋，就是担心被女同学用异样的眼光审来审去。

我即使丢下了书包，在前往菜市场的时候，也尽量走

偏僻的小巷，以至于我每次到菜市场买菜，都好像有新的发现——这个巷子人更少。

在菜市场卖菜的，天天都是那几个阿姨，不足一个星期，别说我都熟了她们的一举一动，连她们天天面对那么多与众不同的顾客，都能熟悉起来。我为了避免被她们认出来，先后采取多种战术，如果今天买一家的，明天必定要换另一家的，又或者今天带个帽子，故意将帽檐拉低，明天又换一种腔调，尽可能在十来个卖菜摊口不规则地轮换。



虽然战果还算理想，我在小镇的菜市场买了差不多一年的菜，基本也没有摊主认出我来。在我得意的时候，四哥不屑地告诉我，“那是因为你只是小顾客，一天三毛钱的菜，毛都没赚到。”

每天上学放学，买菜做饭，这种日子持续到了第二年，我上了初二。数学还是老吴教，老吴还是拖堂。最要命的是，周一、周三、周五下午最后一堂课都是老吴的。这就意味着，如果碰到冬天，我回到家再去菜市场买菜，天都黑了。

这一天，老吴照例拖堂，一直拖到太阳西下，吴小晓因为要赶着回家见一个从香港回来的亲戚，于是忍无可忍，借着初二男生变声期的效果，加之将数学书卷成筒形，套在嘴巴上，破天荒地帮全班同学发出两年来的第一声抗议——“太阳都下山了。”

顿时，课堂零星响起一些似是而非的笑声，老吴的脸抽搐了一下，原本并不怎么规则的脸，这一回似乎都回归正位，显得并不太令人讨厌，于是他知趣地“哦”了一声，接着说，“明天再接着讲吧”。

我匆匆赶到菜市场的时候，一些摊档已经收摊了，摊主坐在摊上数钱，一张又一张，有些纸币因为被菜叶的水浸过，粘在一起，摊主将食指放在舌头舔一下，粘着口水，这才努力将之分开。我除了作呕吐状之外，还眼红摊主能